

一碗灰绿色似糊非糊的东西,散发着一股馊味,我大有久别重逢之感。去北京那么多趟,这一回终于又喝到了豆汁儿。

每一座城市,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。上海人爱吃生煎馒头、小馄饨,而北京人则说:“没有喝过豆汁儿,不算到过北京。”豆汁儿是地道的北京小吃,是用绿豆制作粉条时剩余的残渣发酵做成的,有一股泔水般难闻的气味,外地人避之不及,“老炮儿”们却视为最爱。

记得,梁实秋作为老

北京,到了台湾之后,念念不忘的便是北京的豆汁儿。他给在北京的儿女写信,“给我带点豆汁儿来!”我的天,豆汁儿怎么带?儿女只得复函:“豆汁儿没法

## 北京味儿

叶永烈

带,你到北京来喝吧!”这一回我在喝豆汁儿的时候,店家还搭了“绝配”——在一个小碟里放着什锦酱菜丝,上面是炸得焦黄的面圈,叫“小焦

圈”。通常,喝着豆汁儿,吃着小焦圈,嚼着酱菜丝,那味道算是好极了。

眼下,在北京的餐馆里,已经很难见到豆汁儿的踪影。没想到,这回在我所住的宾馆里,有一家用毛笔写着斗大的“局气”两字的餐厅,菜单上竟然写着豆汁儿、小焦圈。局气是北京土话,为人仗义、豪爽大方的意思。电影《老炮儿》里便有一句台词,夸“老炮儿办事真局气”。局气用作餐馆的名字,则含有公平、公正的意思。生怕外地人不明白局气的含义,在餐馆的一面墙上,用一系列方言来解释局气:山东话“讲究”,江西话“要得”,东北话“敞亮”,四川话“好乐教”,河南话“楞正”,新疆话“攒劲儿”,还有英文、俄文……只是没有上海话。我想,也许可以说成是“正宗”。

其实,另一面墙上写着“北京范儿”四个字,倒是道出这家餐馆的特色。这里专做老北京的家常菜,自称“家常不平常”。这里环境的布置,处处透着北京范儿。梁上挂着鸟笼,令人想起提笼架鸟的老北京;京剧脸谱,红漆大鼓,表明这里是国剧的故乡;挺肚而躺的北京大爷雕像旁边,放着一把写着“倍儿凉快”的折椅;宫廷式木栏杆长椅上,安放着一把黑伞状的黑白靠枕……酱肘子、熏猪蹄、四喜丸子、烧牛尾、羊蝎子、醋溜白菜连同黄米年糕、豌豆黄、艾窝窝、奶倭倭跟豆汁儿一起,

## 永久的悔

杨斌

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日子到了,我又想起了父亲。如果父亲还活着,今年91岁,但是他走的时候,只有67。

那年三九的第一天,北京奇冷,我因身体不道,病休在家。上午九点多,妻子从单位骑自行车匆匆赶回家,神色惶遽,对我说:“上海家里来电话了,说老爸没了!”我又惊又急,怎么会?一个多月前出差路过上海时,我还见过他,最近也没听说他生什么病呀!

听见声音,母亲从另一个房间过来。我怕她经受不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,急忙用手拭去眼角的泪水,故作镇静,谎称父亲不小心摔伤了,需要她回上海照料。一番忙碌,我和母亲坐上当天的13次直达特快列车赶往上海。在夜行的列车上,我和母亲谁也没睡着。母亲两个多月前才来北京,现在突然又要回上海,有点心绪不宁,不是问我父亲到底伤在哪里,就是对我说:“你爸这个人哪,做了一辈子。这么大岁数了,还要做!”我用尽好言宽慰,让她躺卧休息,自己的内心却像疾驰不停的火车,无法平静。

诚如母亲所说,父亲整整做了一辈子!他出生在浙江诸暨苦农家,12岁不幸丧父,从此自食其力。成年后到上海谋生,进厂当了工人,一直干到退休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兄妹小时候很少见到他:上早班时,他四五点钟就出门了;中班要到半夜才回家;上夜班就干脆在厂里休息,几天不回家。我上中学以后,有一次到父亲厂里去取用他的自行车。当他穿着沾满粉尘和油渍的工作服出现在我面前时,我差点没认出来:原来他在工作时,是这样的辛苦!可是,当年广受欢迎的上海优质工业产品,不就是数以百万计像父亲这样的上海工人,披星戴月,胼手胝足,一件一件做出来的吗?

父亲拿回家过许多“先进工作者”奖状,但是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。47岁时,因严重胃病,他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三。此后,不是这儿疼,就是那儿痛,57岁时便提前退休。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,歇了些日子,觉得身体状况比较稳定,又找了份工作。一个多月前我在上海见到他时,劝他别再干了,他却推说工作不重。现在想起来,真有点说不尽的后悔。

第二天一早驶抵上海,我陪母亲走进家门。见到家里已设灵堂,母亲顿时瘫软倒地。我一边扶着母亲,一边听妹妹夫讲,昨天清早发现父亲倒在卫生间,立即把他送到离家最近的医院,人却已没了呼吸。经医生诊断,系突发性脑溢血所致。母亲听了,泣不成声:“你爸这个人哪,最后走了都在替别人着想!哪怕他躺在病床上让我服侍几天再走,我心里也好过一些啊!”

父母鹤唳情深,我们兄妹几十年都未见他们红过脸。母亲的这番话又让我痛悔不已!就在几个月前,父亲听说我肝功能不正常,转氨酶一直居高不下,就催促母亲再来北京照顾我。谁又能想到他自己却突然病故,与母亲从此阴阳两隔?想到这里,我心如刀绞:早知如此,说什么也不能让母亲离开他啊!

办理父亲后事时,我和妹妹意外地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早就写好的遗书,看来他已经有所预感。他只写了三点:我们兄妹要好好照顾母亲;等我女儿满16岁后,要按知青待遇把她的户口办回上海;对他自己,则希望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下葬。我和两个妹妹满足了他落叶归根的遗愿,把他葬在家乡的山上。父亲去世八年后,我让女儿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大学,四年后毕业留在了上海,实现了父亲的另一个愿望。我母亲在她孙女回上海读大学的第二年辞世,享年76。我们兄妹把她和父亲葬在一起,永远不分离!

都说人跟父母有五六十年缘分,而我还不到四十,父亲便舍我而去。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本以为来日方长,孰料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让我抱憾终身!数九严寒又至,在此我不揣冒昧地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:在寒冷的清晨,一定要注意防范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!

组成了京味大合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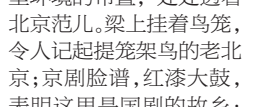
知道我对北京范儿有兴趣,一天夜晚,北京友人带我探访东直门内大街。那里我去过,白天看上去很平常。没有想到夜幕降临之后,灯火辉煌,人头攒动。这条只有1500米的街道两侧,汇聚了150家餐馆,是北京著名的饮食街。我见到诸多餐馆的名字都带有一个“簋”字。友人告诉我,簋念鬼,这里原本的俗名叫鬼街。早在这里是杂货、水果集市,半夜开市,黎明即散,摊主们点着煤油灯,从远处看上去如同鬼火憧憧,于是得名鬼街。“鬼”字毕竟不吉利,便以同音字“簋”替代。簋是圆口、双耳

的古代盛食物的器具,不料却与饮食“搭界”,这里竟然成了饮食街。

簋街上的饭店五花八门,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淮菜济济一堂。友人熟门熟路,带我走进簋街一家京味十足的餐馆。从外面看过去,门面并不大,可是一走进,豁然开朗,里面竟然是硕大的三进四合院,雕梁画栋,游廊环绕。四合院四面的房间,变成了一个包间,水晶吊灯,大理石台面。四合院是北京代表性民居,犹如石库门房子是上海代表性民居,这里可与把石库门房子改建成餐馆的上海新天地相媲美。

烤鸭是“首席京菜”。入席之前,友人带我参观了烤鸭房。据称,与全聚德不同的是,这里以雍正皇帝御膳房秘方制作。我看到用粗大的果木(枣木、梨木)熊熊燃烧,明火烤炙鸭子。果真,这“雍正王朝炙鸭”皮脆肉嫩,果香多汁,别具一格。这里的点心“京八件”,即和谐佛手、金锭发糕、金丝寿桃、喜上梢头、富贵兰花、桂花黄糕、稻香莓桃、祥云如意、象征福、禄、寿、喜、富、贵、吉祥,据称也来自宫廷,无疑又是北京文化的化身。

庭院深深,那一夜我沉浸在浓浓的京味之中。



航模飞出航天梦

剪影 李建国



广西北海的珠海路,是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,老街很长,沿街一水儿全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式建筑。百年沧桑,浮沉变迁,不少建筑其实都只剩下个门楼儿,部分保存较好的老建筑,住家的很少,多被改建成各种个性小店、酒吧、民宿一类,倒也是老树新芽,别样生机。

老海的那间门脸儿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主题吧,就挤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店铺中间,实在不起眼,稍不注意,就走过了头。这间主题吧的唯一标识,是门楣上的那块黑底白字的店招,上面就一个字——“漂”!

整个白天,“漂”的大门都是紧闭着的,因为老板,包括里面仅有的几枚服务生、调酒师、咖啡师,统统都是兼职的!准确地讲,是驴友们兼职的,白天,他们或是银行里的一名职员,或是学校里的一位教师,或是某私企的老板职员……像老海自己,就是一间小互联网公司的合伙人。

晚上8点左右,“漂”能找到这儿,是我们当地的

信又丢了

陈日旭

没有收到。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,我曾将在晚报上写的一整版悼念棋坛恩师的文章(我买了30份当日报纸)以平信方式分别寄外地、本市棋友,结果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朋友没收到,后再挂号寄发,才告知收到。

问询邮局,回答干脆:不接受受询;以后挂号。

细想之下,有几点感触:一是平信方便、节约、快捷,几十年来,它是平头百姓最常见而习惯的投寄方式。特别是老人和特殊人群,去一趟邮局办挂号函件,多花几个钱不说,关键路远不便,那些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的邮筒派何用处呢?二是平信丢失,总不外乎收发两端环节。倘使两头都能尽心尽

职,恐怕不至于此。想到旧时,即便投寄外地偏远山乡地区的平信都能平安收到,两相对照,不难找到问题症结。三是过去若平信无法投递,邮局会在原信件角上贴上一张批条,注出原因,如地址不详、查无此人、邮资不足等,最后退回寄出之处。还记得曾有过提倡确保邮件投递质量,杜绝错投漏投现象,不轻易批退,千方百计救活“死信”的精神。四是当今不是倡导多提笔手写书信吗?无论是对孩子还是成人,手写信的温度和亲切感,都值得好好体会。

写信的人少了,不等于就可马虎了事。相反,正因为写信人少,这一份传递的情感会显得更加珍贵,邮政部门的责任也愈显重大。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,在这个领域,怕也是存在的吧!希望邮政部门能认真对待问题,做好这情感与温度的传递的最重要一环。



绍兴路前后与瑞金二路陕西南路相接。旧名爱麦虞限路,以意大利国王(Victor Emmanuel III)名字命名,长不足500米,均宽15米。1943年改名绍兴路。

它就像早年身着一袭长衫,鼻梁一副眼镜的留洋教授,有着浓浓的儒雅文气。林荫道的婉约,建筑的庄重和典雅,一路的书墨香,成就了这里独有的宁静。

爱绍兴路,或许是儿时“光荣奶奶”(奶奶因响应党的号召,光荣生了三个儿子)抱着一两岁我去听曲,又或许是汇集了各大出版社所发表的书籍,也许还是“太太”(外婆的姨)曾短暂居住于此。

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卢湾区居住。周末外婆带着我走街串巷来到绍兴路,在太太家吃个年夜饭,顺便在打蜡地板上打个滚。儿时的我分外调皮,但只要看到裹着小脚穿着旗袍的太太开始唱梅兰芳的戏时,便安静下来一动不动。太太的美,美过好多的明星和名媛。

绍兴路的尽头有个绍兴公园。和其他公园的不同是,少时,园里随处可听到大人们唱昆曲聊文化。我想《游园惊梦》这样的曲子,文艺工作者一定在这里锤炼了许久。

青年时代,迎来了绍兴路27号汉源书店的开张。摄影、文学类书籍摆满了整个书架,窗外阳光煦煦伴随风吹梧桐叶的沙声,让原本沉静的绍兴路又增添了一份惬意。

一晃,多少年过去了。毛姆说,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我们在文字里感受有趣,感受生活。希望有一天高远辽阔的中国的汉字能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时代的变迁,让绍兴路少了一盏路灯。虽有不舍,但绍兴路这份别致的情怀会一直在心底温暖着。



情怀绍兴路

菊娣

七夕会

大量照片,回来后冲印出来,全部贴在“漂”的墙上,又把照片发到当地的几个论坛上。很快就有热心市民专门来“漂”打听如何捐钱捐物给三江的孩子们。渐渐的,大家聚在一起,除了交流户外旅行经验外,还经常讨论用什么办法能更好的帮助三江的孩子们,而三江也成了他们旅行的保留地点,一年总要去个好几趟,把募集到的衣服、书本、文具、运动器材等东西送到孩子们的手里。而“漂”墙上孩子们的笑脸,也越来越多,越贴越密。

老海的驴友圈,也越扩越大,本地驴友就不用说了,像我们这些千里之外的驴友,也一传十,十传百,来到北海,怎么都要抽个时间去“漂”坐会儿,喝上几杯,捐点钱物,听他们讲讲旅行的故事,孩子们的故事。虽不能像老海他们一样,亲力亲为去三江看望那些可爱的孩子们,但也希望能为他们,传递一份自己小小的爱心。

## 时尚

晚上8点左右,“漂”能找到这儿,是我们当地的